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陸子餘集卷五

六

詳校官給事中<sub>臣</sub>王鍾健

中書<sub>臣</sub>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sub>臣</sub>宋 鎔

校對官中書<sub>臣</sub>吳裕德

謄錄監生<sub>臣</sub>李廷讓

欽定四庫全書

陸子餘集卷五

明 陸粲 撰

處置邊防疏

臣聞設險守國經世之要務有備無患保邦之遠圖古  
之有國家者未始不以城郭溝池為固其在邊疆所繫  
尤重不可一日缺焉者也臣切見我朝西北邊防處置  
可謂周密然日久弊生不無少弛且如陝西河套本吾  
內境國初設東勝衛於此以控扼其地其後廢而不守

遂使河套之險棄為敵巢每歲秋冬敵輒屯聚其間為我邊患其寧夏地方花馬池至靈州一帶地勢平衍城堡稀疎邊牆低薄易於掏挖壕塹狹淺可越而過敵每擁衆從此而入肆為殺掠我軍無險可據分而備之則患人力之單微聚而不罷則憂饋餉之難繼使一方騷然八郡困敝職此之由往時建議者每欲舉張仁愿築受降城故事復守東勝阻河為固連接寧夏大同二鎮以為聲援是誠上策顧事體重大未敢輕議為今之計

惟有將前項邊牆幫築高厚壕塹挑濬深闊外以禦敵  
寇內以衛耕牧最為急務正德初年該陝西總制都御  
史楊一清條陳邊務要將延綏定邊營迤東石灣池至  
寧夏橫城三百里內邊牆幫築已經兵部題覆准行興  
工築牆約計四十里會本官去任其功未竟繼之者畏  
事避嫌莫肯任此因循至今邊患日甚陝西地方益加  
凋敝將來之憂恐不止如今日而已幸遇陛下天縱神  
武方勵精圖治修舉舊章邊防重事所宜及時經理况

陝西自今年六月之捷敵人創艾未暇深入為寇地方  
稍寧正可有為之日夫難得易失者時也此際不為後  
欲為之恐愈難矣議者多言邊塞之地風沙飄擊版築  
之功難成易壞然自正德迄今二十餘年前項邊牆四  
十里者猶屹然如故則斯言之不足信亦明矣夫興事  
立功要以實心為之能極堅完自堪耐久若如當時原  
議築牆濬壕高廣深闊皆踰二丈有敵臺以便守禦有  
暖鋪以便巡警有小堡以相協助有墩臺以備瞭望處

置精詳形勢雄壯選調勁兵分布要害敵人畏憚自然不敢侵逼其欲來送死仍前填壕挖牆我軍乘高矢石交下彼之人馬損傷必多敵進不得攻退無所掠其勢必至奔潰因而乘之蔑不勝矣為今日守邊固圉之計莫先於此臣嘗詢訪西人僉以為便且謂有五利焉蓋憑高視下以逸待勞士有全力以制敵敵一也畜牧在野得免驅掠歲益孳生邊民富實二也今邊境乏馬牆成則步卒可守量省騎兵減芻秣之繁免追陪之累三

也寧夏地方大小鹽池歲課常患不充緣守臣以敵寇不時侵軼撈取則恐惹事而有咎招商又多畏憚而不來牆成則得以時撈取商賈流通鹽課充羨軍用益饒四也廣開屯田安意耕穫歲收子粒以佐軍興漸省轉輸用寬內郡之力五也議者不察此顧以勞人費財為言曾不思陝西諸郡遞年供給邊餉飛芻輓粟千里不絕勞費何可勝言一遇敵人入套聲息稍繁邊臣奏開鹽引及動支官帑銀兩輒數十萬今築牆止三百里先



年原擬人夫口糧等用止該銀十六萬兩有奇又加以別項雜用總計不過二十萬耳牆成之後使敵不敢入套邊方無騷擾之患內地有休息之期計每歲所省視築牆之費何止數倍所謂一勞久逸暫費永寧較其利害多寡亦灼然易見但恐邊臣偷安過於畏慎自生疑阻是在聖心獨斷委任責成然後流言不行人肯任事耳如蒙皇上俯察愚臣之言乞敕兵部查照先年題覆事理及臣僚中有建言及此者參詳議處以聞敕陝西

提督邊務大臣會同彼處巡撫都御史親詣前項地方相度整理其所用銀兩於太倉動支一二十萬如果不敷或量開鹽引或支陝西布政司無礙官銀接濟選委布按二司及分守守備等官分董其役務令十分堅固不許苟且塞責春夏興工秋冬輟役一二年間可畢其事如此則邊防永固敵寇歛戢數年之後我之財力稍充士馬足用雖復城東勝以收河套之險亦可為矣臣章句書生不知邊計偶有所見不敢緘默用是冒昧

上陳伏惟聖明留意邊方幸甚陝西一省軍民幸甚緣  
係處置邊防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法祖宗復舊制以端治本疏

臣伏觀我太祖高皇帝御製大誥以君臣同遊為篇首  
臣每誦之未嘗不竊歎聖慮之深遠也蓋自古禍亂之  
原每生於壅蔽而壅蔽之害常起於上下之不交我聖  
祖作為典訓以詔萬世託始於君臣同遊之一言正欲  
通上下之情而絕壅蔽之害其所以貽厥孫謀者至矣

臣聞天下之勢如一身必血氣周流而無滯則其身堅  
強譬如一家必骨肉歡洽而有恩則其家康泰古之善  
治者每以通達下情為先務君臣之間日相接見非特  
三代盛德之主若此而由漢唐以下皆然未有隔越不  
通如近世之甚者今必先去此弊然後天下事可從而  
理不然雖興利除害惟日不足亦暫得而終失未見其  
有益也仰惟我聖祖創業垂統正名定分極嚴於君臣  
之禮然接遇臣下延納群情曾無少間當時遣將出師

皆面授成算帷幄信臣若劉基宋濂諸人日侍左右遠  
方卑職布衣儒生俱蒙引對甚至庶民之役于官者亦  
以言事直達御前是後若太宗仁宗宣宗咸遵守而行  
之一時如三楊蹇夏輩承顏造膝議論往復猶家人父  
子是以上下交孚底于極治朝廷政權自不至於旁落  
下移也臣聞諸故老近世朝儀起自英宗以幼冲踐祚  
未能親決萬幾當時諸臣苟為權宜之計常朝奏事限  
定起數隔日預定春坊本擬旨發落自餘政事俱俟朝

退具疏封進沿襲至今遂為故事每日常朝諸司引奏  
皆瑣碎事務官員謝恩見辭頃刻而退此外君臣無復  
相接情意壅而不通弊端由之以啓天下之患無大於  
此者迨英宗自南宮復辟始親政事大臣如李賢王翱  
特被顧問近孝宗晚年亦數召劉大夏戴珊等議事然  
猶未能盡復舊制是若有待於今日者陛下以聖神御  
極總攬權綱釐革弊政慨然欲舉一世於三代之隆甚  
盛心也然圖治者必端其本猶治病者當究其原今日

本原受病之地正在上下之情不通故臣之愚以為必先  
去此弊然後天下事可從而理也臣謹按大明會典  
內所載朝儀華蓋謹身武英等殿皆得朝見奏事又云  
凡朝退燕閒及行幸處文職三品武職二品以上及勲  
舊文學之臣賜坐觀此則知內殿乃君臣常接之地而  
凡乘輿所在臣子亦得侍從矣又按御製五倫書及先  
輩名臣所著聖諭錄等書往往載當時顧問應對之語  
舊典甚明可為依據伏願陛下遵太祖之遠猷繼列聖

之成法盡剗數十年之弊以復舊規每日視朝罷退御  
便殿接見羣臣凡政事之大者所司先期上奏至日仍  
據其本末委曲敷陳大臣在旁上與之熟議可否親賜  
裁決事畢之後泛問當世之務人材賢否軍民利病皆  
得言之侍從臺諫輪日奏事或許非時請對撫按方面  
等官及諸邊大將廷辭入謝皆引見賜食訪以便宜其  
餘外服庶僚凡因事而至者卒然時召一二而問之得  
以周知民間之疾苦至於講學一事所繫尤重今經筵



月惟三御寒暑又皆間歇惟日講最為親近然接對不  
過數刻情意猶未盡通乞如洪熙年間開弘文閣故事  
妙選天下博聞有道之士數人置諸近侍使更番入直  
陛下聽政之隙輒造其間從容下問或講經史或論治  
道涵養漸摩之久自然有益聖德如此則上下之情通  
壅蔽之害去天下事將無不可為者雖三代之治亦由  
是可復矣臣待罪言職遭值清朝每自慶以為不世之  
遇是以輒獻愚忠以為端本澄源之助惟陛下少垂省

覽採而行之實宗社生靈之幸而臣亦預有榮焉臣犬馬微誠無任惓惓

去積弊以振作人材疏

臣聞立賢無方古之常道我祖宗朝用人初未嘗拘泥一途近時典選者專守資格偏狹固滯壞盡人材其弊已非一日矣茲遇陛下聖明庶政日新舊章漸復海內延頸想望太平臣愚切謂致治莫先於人材而欲人材之興起必去累年之積弊用敢略舉數事言之其一選

用行取及奏保旌異之類專重進士賢材何往無之豈  
獨進士可用今由此途而仕者雖或治無善狀在上者  
猶護持之昔范仲淹有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今之當  
道曾不念此其人進士也則容養不問使肆於民上不  
惜一路之哭而惜一家之哭其人非進士也則指摘瑕  
疵動加摧抑人情無所慕則不能有所勉吾既薄之彼  
寧不自棄是驅之於不善而使民受其殃也臣謂舉人  
監生等出身者果有賢能宜與進士兼取並用屬者言

官建白已嘗及此然所論止為遠方臣猶病其未廣況庸人狃於習見往往議其迂闊難行自非立為定法常切申明臣恐奉行者不至姑取一二以應故事終無以為激勸也其二教職往時所重名臣多出其間比來此選日輕有志者多不屑就而老耄昏塞十居七八教法不行人材日壞臣聞正統天順間歲貢生猶間授京秩今雖舉人教官行取者僅千萬之一二若進士告就此官良非得已而吏部遇其遷轉例不以要職處之夫儒

官落莫人所不堪又加挫抑其誰願此臣謂此等果教有成效宜優加陞擢以示勸雖歲貢出身亦間拔其尤者不次用之使知激昂且以警世之玩忽者量增其祿俾得養廉撫按藩臬務須優待問答免行跪禮講書必令預坐且以此意戒飭提學官使為之倡其歲貢除遵照近例嚴加考選外仍復舊規府學一年貢二人州學二年三人縣學一年一人通令坐監讀書就於其中選取教職蓋此輩所以老耄昏塞者正以貢期闊遠歲月

磨礱漸至衰頽耳今為此則非惟淹滯不振者得觀光  
太學而年力尚壯者亦得及時效用此法果行所振拔  
者多矣其三各王府長史紀善教授等官舊皆以儒碩  
充選若楊士奇周忱由此致大用自餘名臣尚多今則  
例用闕冗不材者終身不遷有同廢錮以故宗室中屢  
有放恣違法者由輔導官非人且權輕故也臣請自今  
遇缺皆選有學行者為之秩滿一體陞遷夫民家有子  
弟猶為求良師況在皇族可不擇人輔翼矧年勞敏進

仕者之常豈有終始一官之理斯人之缺望不足惜而見朝廷有厭薄宗室之意豈所以厚本支而勸親親哉其四邊方州郡若雲貴川廣地雜蠻夷易動難安長吏之選視內地尤當加慎今有願就遠方之例其人大抵日暮途窮苟圖利祿耳在上者曷為徇其欲又凡外官考察才力不及俱調遠省是薄其民而使不肖者治之也若曰欲懲戒其人使知策勵則貶秩可矣何必遠方此等去處不幸而有梗化者興師轉餉所費不貲孰若

精擇良吏以土俗稍宜者為之厚其俸給優加遷擢使撫字之為愈乎其五鹽法馬政國之重事非廉幹強力者無以任之今行太僕苑馬寺鹽運司等官銓曹甚輕其選而士大夫尤不樂為其為之而能自振拔者蓋無幾人頃朝廷方議通鹽法修馬政然不擇其人而徒變其法猶無益也天下事孰非臣子所當為選華擇要厭憚繁劇乃不忠之大者此風豈可長哉凡此數端皆積年宿弊最為害事者乞勅吏部盡行改革一洗偏狹固



滯之習以施鼓舞振作之權不過數年其效將必卓然  
有可觀者也其他用人之方切於時宜者臣愚謹攬一  
得之見條陳四事於後如蒙皇上恢天地之量采芻蕘  
之言敕下吏部詳議可否擇而行焉其於聖治不無小  
補而臣區區願效之愚忠亦得試其一二矣緣係去積  
弊以振作人材事理未敢擅便為此開坐謹題請旨

計開

一久任使臣聞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我

朝稽古立法內外官員俱歷九年考其功過以為陞黜其後稍變前制然弘治以前仕者亦多歷俸兩考纔陞自逆瑾盜政始隳舊章內外官員遷轉不常人思速化因循苟簡捱日望陞縱令有所建明亦多不究其志新故交承之間姦弊因之而起比典選者亦曾議及此然立法不平如謂知府知州應久任似也彼布按二司及府州佐貳獨何功而歲歲遞陞乎且官至布政按察亦尊矣其志亦

可行矣假令歲月稍久不為甚屈何必未滿輒遷以滋僥倖勞逸不均遲速迥異人心不服窒礙難行今欲行此必內自部院監寺外及藩司郡縣一槩施之縱不能盡復九年之制亦必如弘治以前實歷六年其賢能卓異者與其逐級而亟陞不若久任而殊擢如知府徑陞布政副使或陞四品京堂按察使徑陞副都御史侍郎布政使徑陞侍郎或尚書凡京官任內曾歷過知州知縣者從優敘

用庶幾彼此適均小大競勸人各奮於事功不敢  
希冀倖進民生安而士習厚矣

一慎考察臣嘗見故大學士丘濬所著大學衍義補  
中論考察之弊最為明切濬之言略曰本朝三年  
一朝覲天下司府州縣各齎須知文冊來朝六部  
都察院行查其所行事件有未完者當廷劾奏以  
行黜陟近因選調積滯設法疏通輒憑巡按御史  
開具揭帖不復稽其實跡立為老疾罷軟貪酷素

行不謹等名以黜之殊非祖宗初意按舊制官員  
給由到部考得平常及不稱職者亦皆復任必待  
九年三考然後黜降其有緣事降職除名亦許伸  
理其愛惜人才而不輕棄絕如此彼哉何人立為  
此等名目加以空文如死後節惠之謚使受此曖  
昧不明之惡聲沒齒齎恨何以厭服其心乎伊尹  
曰一夫不獲時予之辜使天下失職之人布滿郡  
縣豈朝廷之福哉臣按濬此言深中近世考察之

弊惟今天下所造須知文冊止是空文部院雖或  
行查亦不過虛應故事其前項不謹等名目行之  
既久誠難猝變然以祖宗之良法美意彼妄庸者  
一朝而易之如反掌況此等弊法苟欲改革亦何  
難之有至於所謂考語者大抵駢四儷六兩可難  
辨之詞夫古之聖賢猶不能以一言蓋一人今區  
區數語欲盡夫人之情狀難矣况未必盡公乎若  
謂官吏賢否吏部所知有限不得不屬諸巡按亦

當使明著其跡如昔人所謂某人廉吏也有某事以知其廉某人能吏也有某事以知其能仍計其所開報之虛實多寡以為巡按之殿最則皆知所警懼不敢以喜怒之私上下其手使公道昭明黜陟惟允賢者不至於失職而不肖者亦無所苟容其為國家之益大矣

一汰冗官臣惟官之冗未有如今日者也一事而置一官數人而理一事且臺省藩司布列充滿而國

家每行一事輒議別為設官然則彼在位者徒坐食而已乎夫為政以人不在多寡如其賢能自可兼理不然雖多亦奚以為大抵添設一官止為吏胥人等開一騙錢局其實於民無分毫之益今天下額外剩員所在充溢愈近民者則其害愈甚至於布按二司設官尤為過多其巡歷地方或一時總至或先後沓來有司政事奪於送迎民間財力困於供億況此等官員賢者所至有益地方不賢



者取具文移苟以塞責且如清軍最為重事今不  
過行委屬官將前官已清查者重錄一過造冊了  
事而已行伍無所增益里甲年年受累又其巡歷  
止於衝要地方使公私勞費其偏僻州縣或經年  
不到官吏放恣莫之誰何勞逸苦樂殊為不均今  
之為撫按者止知督率二司出巡足以禁制守令  
之貪暴不知過多之為害如此昔唐姚崇言擇十  
道按察使患不得人夫舉天下而纔十人猶且難

之況今數倍之多乎臣聞舊制止是僉事分巡餘  
皆坐司管事由今觀之二司官緊要者布政司則  
管糧按察司則提學兵備而已然兵備之設亦似  
過多特有可諉者曰為保障地方計耳若夫詞訟  
既有分巡錢糧有官督理則分守之官殆為虛設  
其他一官之事分屬數人者有之至於京官尤為  
過冗大率在部者過於閒逸專管者無所建明臣  
謂京官省則俸祿可減以紓國用外官省則供億

可減以厚民生乞敕吏部通行查考凡不係緊要者量為裁革省一分則有一分之益不然十羊九牧徒為煩擾官愈多而事愈紊欲天下之治難矣一復制科本朝以經術取士其名最正然士專一經不暇他及一得科第棄不復省間有從事古學者力分於簿書志奪於進取自不能專攻不惟文辭之陋而議論識見亦不逮前人遠甚蓋科舉之法行之百六十年而人才終有愧於古者如此且天

下固有高明倜儻之才不能應有司之繩墨者是  
科舉所得之外未嘗無遺才也前代取人不專一  
途明經進士之外又有制科雖其途似雜而得以  
鼓舞豪俊網羅遺逸祖宗朝亦有賢良方正懷才  
抱德經明行修諸科臣愚乞倣此意特設一科以  
待非常之才必博通經史兼工文辭曉暢治道者  
有官無官皆得應之間數歲一舉每舉不過數人  
高者儲之禁近其次分置諸曹先有官者則遞進

焉如此則天下之士爭自奮起雖已仕者亦不廢  
學無復專經之陋矣臣又聞之人各有能有不能  
今天下固有學習兵書諳曉術數而案牘文墨非  
其所長者又有沉鷙勇敢之人曾中了了而不能  
筆之於書者此等仕既無階心常自負每有風塵  
之警輒思攘臂其間縱無所成亦能始禍唐之黃  
巢王仙芝宋之張元吳昊皆以流落不遇遂陷凶  
逆其事可鑒大抵人有才氣而不得逞其末流何

所不至若御得其道則狙詐咸可作使乞令所在  
官司凡諸色人有不習舉業而才藝可稱者聽其  
薦聞量才試用其有知邊情諳武略膂力騎射過  
人者或隸京營或送各邊隨軍效用既以收拾遺  
才用備緩急又可陰窒禍變銷沮姦雄至於薦舉  
之途近亦稍狹請令文武官凡到任後各舉一人  
自代及查復洪武十五年朝覲官各舉所知一人  
正統年間方面知府有缺在京三品以上保薦事

例斟酌舉行庶得以廣朝廷之耳目助銓衡之明  
揚是或補偏救弊之一道也

劾太監閻洪疏

臣等奉勅清查各馬牛等房頭畜會同御馬監太監張  
鼎及戶部分管委官親詣各倉場將見在馬牛駝驢逐  
一查驗除臙壯堪用者存留外其揀退不堪者照依戶  
部題奉欽依內事理就送本部與兵部給散軍民操備  
耕種行間准兵部車駕清吏司手本該御馬監太監閻

洪等題稱在外壩上等各馬房馬有曾經上用及馱過  
金鞍賞名選記披甲成對等項內有患病倒死尚且具  
奏埋瘞牛有耕藉擠乳驢頭并瞎癘馬匹聽候聖冬等  
節茶飯取用若一槩給軍騎操恐內外馬匹印號相雜  
真偽無別乞要止照數過實在數目會計料草其點退  
馬匹免行送部等因到臣看得馬房之設肇于永樂年  
間當時司牧得人畜產蕃息誠有資於軍國之用自法  
久弊生人情玩愒虛增數目冒破錢糧積有歲年浩無



紀極茲遇聖明在上深欲節虛費以資實用特敕臣等清查中外人心孰不稱快以為曠世稀有之盛舉臣等點視之際酌量情法再三詳審定其去留據該管官旗人等重甘結狀見在馬匹數內並無前項馱鞍披甲等名目其馬匹倒死春冬二季送光祿寺夏秋二季付馬戶開剥皮張送順義等縣貯庫亦無埋瘞事例所有耕藉擠乳牛隻并馬驢堪備取用者俱已量為存留其餓損矮小老癩癘瞎者方行揀退送部今太監閻洪題稱

一柴給散騎操恐內外馬匹印號相雜思得臣等初奉明旨因恐馬牛舊印模糊是以奏請再印比及點視各項頭畜除三歲新俵馬駒外其餘有印者僅千百之二亦多細淺不真臣等據該監造報文冊內開環吉三尖等字號逐一分別盪烙其揀退者止是翦記駮尾原無印號又何相雜之有切照閭洪係該監掌印官吏司牧政亦既有年馬匹在外印號不明漫無稽考既不能及時奏請處置使姦弊日滋迨臣等揀退乃復假此為

辭希望存留其敢為欺罔亦甚矣洪又稱此時馬匹數少若復加揀退廢牧將無孑遺是又為危言以動聖聽冀其所請之必行也夫騰駒考牧貴在精良若多留惡馬適足為同羣之累譬如治田者不先去狼莠而望嘉穀之蕃烏可得哉況見在馬匹不下數千使司其事者能加意飼養假以數年自可漸致蕃息今乃欲留此羸病殘廢之畜望其孳生以壯觀國家寧有是理原洪之設心實慮馬匹揀退則草料亦從而節省會派之數既

少則侵剋之利必微是其望今日存留之多正為他日冒破之地耳仰惟敕諭謂各處輸納錢糧皆小民膏血之餘官無實用利歸姦貪積弊已深誠可痛惜臣等伏誦至此竊歎睿鑒高明洞悉姦弊洪雖有言亦安能上惑聖聽使其靡有用之財以養無益之物重為民生國計之蠹哉然洪巧飾虛辭萬一朝廷或誤聽之則侵漁之徒因茲得計仍蹈故習將來愈無忌憚其害豈可勝言竊恐聖明節財裕民之至意反為憚人沮壞而已行

之明旨將遂託諸空言又何以信今而傳後哉臣等責  
任所在不敢緘默伏乞敕下戶兵二部仍照前旨施行  
其馬匹除給散騎操外有十分老瘦瘡癘者既難以供  
備膳羞又不堪軍人騎坐合無并牛驢俱聽該部從宜  
處置量行變賣銀兩收貯以備買馬等項支用仍乞天  
語丁寧戒飭閭閻洪安靜守法毋輕信下人撥置以共成  
足國惜民之舉庶幾法令得行宿弊可革而臣等亦得  
以奉行勅旨少免於失職之罪矣緣係振餘財以足國

恤民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陳馬房事宜疏

臣等奉勅清查壩上等馬牛羊房頭畜會同原差太監張鼎并戶部分管委官主事賈璘等親詣各倉場業行該管官旗將見在頭畜從實分別毛齒印記來歷具結開報公同逐一查驗除揀退不堪者節經戶兵二部題奉欽依變賣并分給皇城四門等處擺隊應用外見今實在馬駝驢騾牛羊并駒犢共三千九百七十七匹頭

隻查得嘉靖六年未奉明旨清查以前戶部原會派各倉場料草大麥豌豆黑豆等料共一十八萬二千一百九十石草四百九十六萬三千束今臣等查點各項頭畜俱有實數通計一年該用料三萬九千三百一十五石七斗八升草九十萬一千五百八十四束比之原數該減料一十四萬二千八百七十四石二斗二升草四百六萬一千四百十六束已經造冊奏繳及造清冊送憑會計所據內外官員虛增妄報濫冒侵欺情弊顯然

論法俱難輕貸緣節奉勅旨都免查究外臣等看得自設立馬房以來迄今百數十年糜費侵漁不知凡幾根盤勢據莫敢誰何中間雖一清查旋復沮壞茲遇聖明在上方勵精求治虛已受言無復曩時掣肘之患故臣等叨承任使得以粗效其愚勉竣厥事但目前之弊雖已稍除而將來之憂未能逆料苟非深思遠慮立為經常一定之法是塞其流而不清其源豈久安之道哉查得弘治年間給事中許天錫等清查事完嘗條陳十有



四事該部題覆准行不幸正德初年沮於權姦行之未竟臣等今據所奏參酌時宜謹陳十事上瀆聖聰乞下該部看議采而行焉庶幾宿弊可清久遠有賴而於皇上惜財裕民之至意或得以少裨萬一矣臣等不勝惓惓懇切之至緣係振餘財以足國恤民事理具本開坐謹題請旨

計開

一稽實數臣等竊惟畜馬以資軍國之用乃以衛民

非以病民也今各馬房輸納錢糧皆小民膏血之餘而典牧者任意侵欺浪費無極計一馬養之資何止破中人十家之產蓋緣會派不稽其實數放支盡出於內臣是以其弊至此乞勅該部通行各馬房經該官員將臣等今次查過實在頭畜逐一開寫毛色口齒印記來歷置立文簿送部用印鈐記付該管委官收掌遇有孳生倒死及該監取回發下等項馬匹養馬官旗先行呈報委官驗過

及報本倉附簿明白方准收除各官攢遇每月赴部註銷之日就將收除實數呈報巡清科道官其草料每月或五日或十日一次委官親自下倉眼同内外官明白放支候至年終科道官會同委官親詣各倉場通行查點造冊送部以憑會計錢糧庶實數有稽宿弊可革貪冒之徒無從而上下其手矣

一省虛費臣惟引重致遠馬牛之常性今之所畜者

老死槽櫪徒費豢養而無一日之用然使所支之芻料盡為馬食猶之可也顧錢糧之糜費不貲而馬牛之耗損益甚一舉而兩失之豈不尤可惜哉訪得各馬房馬有支料八升牛有支料一斗及草二束者以一馬牛而無數馬牛之食誠為浪費皆由內外官員假此多支以為侵剋之資耳臣等查照該部覆題及弘治年間給事中許天錫奏內事理參酌損益除耕藉牛曾經上用其料草合行照

舊關支及三牛房牛隻見今每隻日支料三升草  
十斤別無議處外其西兒騾馬并擠乳馬定與料  
五升餘馬俱各料四升草一束駱駝一隻與料六  
升草一束其各馬房存留牛隻并驢騾俱照三牛  
房例定與料三升草十斤已經照數造冊進繳合  
無定為定例通行遵守仍查弘治年間該部原題  
事例申明侵盜錢糧之禁勅御馬尚膳二監轉行  
提督太監等官嚴督各該官員今後馬牛在房務

要加意飼秣除天行時氣外平時一月之間百匹之內倒死三匹以上者將內外官軍醫獸叅究送法司治以重罪如提督等官故縱容隱者聽科道官指實叅奏使人知警畏則錢糧不至虛費而馬牛亦免橫死矣

一免會派臣等看得戶部每年會派各馬房料草俱行山東河南直隸順天等府辦納動以數百萬計實用無幾虛費居多今臣等清查明白頭畜已有

定數則錢糧宜從減省况前項地方水旱災傷科役繁重合無勅該部將嘉靖七年會派之數除已徵在官外其未徵者量與停止或通融計算准作以後年分之數用紓久困之民抑臣等又有欲言者各馬房草場地土本為飼秣之資頃年嘗遣官閱實計有地三萬三千餘頃其子粒所入姑以一畝三分計之已踰十萬兩之數假令歲收其半亦自足用比奉明旨差官勘用處置合候完報之日

令該部計處每年芻料取給於此其會派之數盡行蠲除以後更不必重徵伏惟皇上不惑羣議斷然行之凋瘵遺黎不勝幸甚

一減旗軍看得各馬房旗軍俱從騰驤等衛所摘撥在房專一喂養頭畜近該戶部覆題要將多餘之數照先年事例發回原衛所差操臣等查得各房現在旗軍共四千四十九名其間役占買閑比比皆是如壩上馬房止有馬牛等畜共二百三十三



匹頭隻却有軍六百六十一名冗濫至此極矣夫  
設軍以為馬也今馬少軍多將安用之且如湖渠  
馬房先有牛馬等畜共七百五十四匹頭隻今除  
揀退外尚有四百九十九匹頭隻然軍士止九十  
二名亦不聞有缺少之患舉此一處以例其餘則  
空閑者之多可知矣國家養軍歲費糧賞不知凡  
幾豈容置之無用之地以供私役哉如蒙勅下該  
部將各馬牛羊房軍士盡行查出照湖渠馬房例

視其馬之多寡量為存留其餘悉依原擬發回衛所差操俾行伍充實牧圉專精彼此實為兩便

一處牛羊查得弘治十七年給事中許天錫等奏內稱西琉璃廠羊房牲口不多用一乘田小吏課五尺童數人牧之有餘今本房添設管事官員數多草場地土占種殆盡日支料草剋減無遺養牲旗軍及民戶私役買閑頻年糜費財力養此瘦小牲口直至倒死方送光祿寺皮肉潰壞不堪祇待本

房官員又恐死盡無憑關支料草以為侵剋之媒  
間令軍民私自買補或有孳生亦將冒頂舊數多  
係羸小羔犢日以就斃牲口既無實用錢糧又復  
虛糜深可痛惜乞勅該衙門將見在牛羊作急取  
用免致倒死靠損公私草場地上照牛房例給軍  
佃種銀兩付司局收貯以備光祿寺支買牲口應  
用民戶發回該縣當差及看得司牲司司牲局俱  
在一處事務甚簡合將衙門歸併或裁減官吏行

令帶管等因臣等今次查點本房見在牛羊四百七十七隻據司局官吏開報俱係光祿寺遞年發下寄養臣等目擊其羸弱之狀甚至甫出欄圈即已僵仆而死者有之審得其間情弊誠如給事中許天錫所言除將牛羊量行揀退照依兵部題准事理送順天府變賣其存留者將來瘦損倒死勢所必至宜令光祿寺及時取用仍戒飭本寺今後遇有解納牲口務要揀選臚壯者收用其不堪者

退回變易或仍責令本戶領牧不必發下寄養以  
滋耗費之端其餘若給種地土發回民戶減革衙  
門官吏乞下該部查議悉照原奏施行其於國計  
誠非小補

一嚴買補據蕃牧千戶所千戶蘇鏞呈稱東直門裏  
外牛房并吳家駝牛房養牲擠乳供應膳羞先年  
遇有牛隻倒死負累軍人陪補成化十四年該所  
千戶郝端題准將外牛房并吳家駝牛房草場開

墾與軍耕種每年徵收子粒銀一千二百五十兩  
俱本所收貯遇有牛隻倒死就行買補惟存湯山  
草場以為牧放之地正德三等年該尚膳監太監  
張裕題准將湯山牧羊草場開墾一半徵收銀兩  
修理公廨續該太監王誠又將外牛房并吳家駝  
牛房二處地畝銀兩俱徵在監收貯本所官員並  
無干預等因臣等查點過三牛房見在牛共四百  
五十隻其間瘦損者不可勝計徒費料草而無實

用緣前項子粒銀兩歸之內監輸納既無簿籍可稽領買又有剋減之弊內外官員遞年買補牛隻專取瘦小者以充數既利其價賤可以花銷又幸其倒死重複買補此其弊端誠不可不嚴為禁革乞勅該部仍照先年事例將前項地畝并湯山草場子粒銀兩俱令本所自行收貯置立卷籍自今年為始將徵收并支用過銀兩買補過牛隻數目明白開寫科道官每年終查點頭畜之時通行稽

考如有侵剋那移等項情弊從重叅究其買補牛隻今後務令收糧主事眼同本所掌印官擇取臚壯有乳大牛不許將瘦小者擡價收買臣等又看得壩上壩南壩東金盞兒甸義河北高湖渠七馬房各有牛隻除揀退不堪外其間略有臚息者量留七十隻但馬房本為蓄馬而以養牛既非所宜況此牛又不擠乳供應誠為無用合無行前項馬房將存留牛隻揀選內有堪以擠乳者送裏牛房



其餘俱送光祿寺應用以後但有牛隻俱照前處置庶幾不糜有用之財以養無益之物矣

一革冗員看得各馬牛羊房俱設有內官管理馬匹錢糧每處或七八員或十餘員其多者至二十餘員馬少官多十羊九牧徒為煩擾且今頭畜更減於前錢糧不多官亦宜省乞勅該部查正統等年間各馬房原設內臣額數如有馬少官多去處量為裁革養馬指揮千百戶員數過多者一體查明

發回本衙所聽候差操其內臣之中豈無賢能有志向上者宜令提督并巡視倉場科道官察其勤能廉靜者具奏旌擢怠玩貪刻者指實奏聞處治每年終仍計其畜產之繁耗以為殿最懲勸既明則人知激勵是亦修舉馬政之一助也

一禁饋遺訪得提督等官每年點視馬匹所至內外管事人員盛設酒席款待及饋送茶米錢多至百數十萬其跟隨識字人役亦各得分例錢習以為

常自上而下交相征取苟非掊剋侵欺其財何所  
自至是以徵收子粒則刻剝佃戶收納料草則勒  
捐商人虛增妄報百計侵漁其源皆起於此今馬  
匹錢糧既有實數此弊或將不禁自革然當積弊  
大壞之餘而為改弦易轍之舉立法不可不嚴慮  
患不可不至宜勅該衙門通行禁約今後敢有仍  
蹈前弊者科道官及緝事衙門指實叅奏處以重  
法臣等又訪得每年馬匹下場牧放承委官員於

各州縣僑戶需索銀兩遞年為害非淺合無今後  
但遇下場時月該部先行奏請出榜曉諭有似前  
需索者嚴加懲治則人心知警而弊端可絕矣

一謹防範臣惟印烙馬牛所以分別公私防閑詐偽  
關繫不為不重頃者臣等查點過各房馬牛雖稱  
有環吉三尖等字樣其實通無印號間有一二亦  
多細淺模糊而太監閭洪奏乞存留乃假印號相  
雜為辭臣等嘗據所見以折之矣比聞天閑在內

者亦有盜易之弊若使防範果嚴豈應有此今見在頭畜已經臣等奏請重加盪烙此後如有各處貢賀及新收孳生馬匹俱乞及時印烙每二年或三年一次提督官通行點視但有文理細淺者即為照前再印庶幾真偽可辨而姦弊不生矣

一立公署看得各馬房錢糧戶部設有主事分管緣倉場去京或在百里之外俱無公署可居各官逐月下倉寓宿內臣私宅本倉官攢亦無解宇每遇

收糧隨同主事到彼賃住民房或一二日事畢旋即回京以致錢糧之出納通不經手馬牛之肥瘦邈不相關揆諸事體深為未便切見近日在京尼寺拆毀數多變賣未盡合無量為拆卸前去馬房蓋造公廨以為各官次舍之所并官攢亦各造與房屋就彼居住以便收支庶不往來道途致悞公務

舉遺賢以裨化理疏

臣伏以賢才理道之所先明揚聖哲之上務歷選往朝  
莫不崇重斯軌陛下天授欽明誕敷文教延佇耆德寤  
寐嘉猷雖圭璋特達充滿治朝而遺寶在野尚勤物色  
臣竊見原任山西按察司按察使顧璘奇才卓犖藻思  
精膽弱冠出宰厥聲清劭洎乎擢守大梁著撫寧之績  
斥遷嶺海見貞孤之操歷轉藩郡所至有紀剽繁治劇  
則靡適不宜臨事決機則出人慮表豈直文華醞藉擅  
東南之美而已哉原任江西按察司副使李夢陽英特

雋邁絕類離群昔守曹郎抗節玉立昌言而貴戚沮喪  
危行而權璫側目若其華國之文焜耀當世固已方軌  
漢魏追薄風雅海內多士咸共矜式特以風格孤峭不  
善俯仰流俗背憎端由於此二臣者並曠代之逸才清  
朝之茂器也方今皇極未臻英雋淪落公卿勤推轂之  
懷當寧興側席之想稱量之際每患乏才有如二臣不  
可多得儻使入踐清華備館閣之選出筦臺寺任藩維  
之寄必能贊揚大化翊宣皇猷增廣庭穆穆之風章本



朝多士之美伏望勅下吏部再加看詳如果臣言不謬  
乞將璘與夢陽亟賜起用庶令壞竒之珍復登天府之  
藏盛明之代得無遺棄之才矣臣為國之心不勝祈願  
緣係舉賢才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乞霽天威以明大獄疏

近該都察院等衙門具奏會審犯人張福等情罪陛下  
責其回護將右都御史熊浹革職令侍郎許讚等將原  
問官郎中魏應召并張柱等用刑追問臣愚竊謂此等

獄情重大自非為刑官者用心周到從容研審未易得其情實今者雷霆之下不惟法司畏罪而大小臣工罔不震悚雖有區區之愚忠誰敢自獻臣待罪言官仰見陛下聖明樂聞規諫言事者雖或不當猶被優容有君如此忍負之哉臣是以敢冒昧而終言之臣聞獄者天下之大命也一成而不可追悔故聖王慎之今張福之母之死自東廠錦衣衛問則罪在張柱在張柱為鬪毆殺人刑止於絞自法司問則罪在張福在張福為子殺

母刑至凌遲處死夫子殺母大惡也凌遲處死極刑也  
非可以輕加諸人者陛下疑而慎之是也然近日法司  
會審自張福之親族鄰里衆口一詞證其逆狀而其姊  
之痛憤又發於至情不容偽為者熊浹等既據此定獄  
然猶謂事情重大未敢專決奏請行提原撫勘官及張  
福自報鄰佑里老再行會審其慎之亦至矣陛下欲明  
白此事宜如所奏令拘集證佐隔別審問參互考驗殺  
人之獄必有所歸矣今一旦遂加譴怒罷黜總憲大臣

其餘誰敢自保夫畏威遠罪中人之常性而持法守正  
雖賢者以為難如近日會審之時侍郎許讚則噤口不  
言少卿曾直則諛辭附和侍郎聞淵寺丞簡霄俱辭疾  
不出此無他患失之念重務為自全也矧今又當恐懼  
之餘非聖明少寬假之安能無所顧忌協心以聽斯獄  
哉且東廠錦衣衛詔獄所寄兼有訪察之威人多畏憚  
自來訪拏人犯送過法司往往止依原案擬罪或明知  
有冤不敢辨理斯實累朝因襲之患非一日之故矣茲

幸陛下乾剛獨斷如日中天洞燭幽隱此輩尚何能為  
故刑官亦敢據理而與之爭實仰恃聖明在上能容臣  
子守法故也然陛下所以詰責法司者無非愛惜民命  
慎重獄情求其至當而已但恐此輩或因而虛張聲勢  
況四海九州之人難以家喻戶曉未免誤致驚疑遠近  
傳播非所以增光聖德垂示將來也夫美業難終令名  
易損臣愚重為明主惜之若熊浹之賢否臣不暇論其  
奉旨會審而不提原問官誠不得為無罪但都察院職

司風紀右都御史二品正官今議獄一不當意斥而去之若退胥吏然一人不足惜無乃傷國體乎語曰廉遠地則堂高比來大臣以微累細故去者多矣此道不改殆難以厲臣節而尊主上也臣又恐此後為法官者以熊浹為戒依阿苟免無所匡正也然則國家何賴焉昔弘治間郎中丁哲辯樂工之獄孝宗皇帝初亦甚怒黜令為民時有吏徐珪為哲訟寃因至罷後未幾上心悔悟丁哲復起徐珪亦蒙錄用夫聖人之喜怒猶水鑑之

無私而改過不吝帝王之盛節也故天下至今稱明此  
正今日所當法也臣愚伏願陛下少霽威嚴特降溫旨  
令許讚等虛心究問無懲前事無拘成案無使罪人幸  
免不辜蒙戮務協厥衷以稱朝廷庶慎庶獄之意仍將  
熊浹曲賜矜宥俾得自新以圖後效并戒飭厥衛今後  
凡訪察事情宜加慎重無得輕忽致有虧枉法司官尤  
宜從公辨審不許避嫌畏勢自生疑沮使天下曉然知  
明主之意本如此也既以解衆庶之惑且以慰臣下令

守法者無所顧忌刑罰清而民服矣臣實不勝懇切祝  
望之至緣係乞霽天威以明大獄事理未敢擅便謹題  
請旨

劾張桂諸臣疏

臣謹按大學士張璉桂萼皆以兇險之資乖僻之學曩  
自小官贊議大禮蒙陛下拔寘近侍不三四年位至極  
品恩寵隆異振古未聞雖捐軀殞首未足以酬知遇乃  
敢罔上行私專權納賂擅作威福報復恩讎徇一己之



見則破天下之公議而不恤快一時之忿則廢百年之  
令典而不顧陛下有堯舜之資璫璫不思竭力效忠以  
輔成唐虞之治而專持苛刻之說凡事之忍心害理人  
所不敢為與不肯為者無不攘臂為之斷喪累朝之元  
氣變亂祖宗之典章敗壞縉紳之氣節使朝廷政務日  
見紛紜聖心惓惓夙夜望治而斯民不被其澤者皆二  
人之罪自昔人臣負恩誤國孰有甚於此者夫大禮之  
成雖由二人建言實本於聖心之純孝顧乃貪天功以

為己力凡有奏請動引大禮為辭挾制君父如近日被  
言官論劾陛下不即加誅但示戒飭待之厚矣不聞其  
悔過遷善而憤然上疏自陳功伐累數百言夫人臣為  
國效勞皆職所當為雖周公之功亦非出本分之外况  
璫夢乎就使有功則今日高官厚祿酬之已過分矣又  
安得以此自矜哉強辯飾非辭氣悖傲大不敬無人臣  
禮即此已不容於聖明之世矣臣愚以為君之御臣有  
功固不可不賞有罪亦不可不誅璫夢區區之功已叨

厚賞則其有罪獨得無誅乎是在陛下斷之而已然張  
璉雖狠愎自用執拗多私顧其術猶疎為害猶淺桂萼  
外若寬迂中實深刻其伎忍之毒發於心如蝮蛇猛獸  
犯者必死以此較彼則萼之姦尤甚臣姑舉數端言之  
尚書王瓊姦貪險惡在正德年間交結權姦濁亂海內  
罪不容誅自萼等用事瓊令伊女壻家人潛住京城日  
夜鑽刺所賂遺萼等數至鉅萬萼連章力薦璉在內閣  
從中主之瓊遂得起用乃為之言曰使功不如使過瓊

雖有過才不可棄也果若斯言是小人之有才者皆縱惡而無罪共工驩兜不見誅於舜矣引用凶人為國生患豈大臣以人事君之義哉昌化伯邵杰本邵氏養子爭襲伯爵時尚書胡世寧乃邵氏親鄰而杰之主母昌化伯夫人為邵門婦數十年皆明知其來歷夢受杰之賂力為主張竟得承襲使奴隸小人濫膺封爵勲戚世胄與之同列辱國甚矣夢素厚醫官李夢鶴假託進書黃緣授職與之所居相鄰內開便門以通往來并序班

桂林及萼之管家吳從周者人呼為念一官尤被聽信  
三人專一說事過賊道路之人皆知之萼又引鄉人周  
時望為文選郎中通同賣選凡好官好地方皆其鄉里  
以關節得之萼則容嬖妄納賄迨事發乃銷假銀而退  
還時望則縱悍妻受賊臨去官猶以受金而反目時望  
倚恃萼勢肆無忌憚且如南京太僕少卿已經議裁革  
欲為已地仍復朦朧具缺即此一事其他欺罔可推自  
知公論不容乃托養病而去若使斯人幸免姦臣何所

懲戒陛下試令吏部查其在任時大選急選過官員有無私厚鄉里其外官推陞者比對歷年撫按守巡考語及各官年資淺深該陞與否姦弊自見矣且吏部為六曹首文選又諸司首從來皆擇清謹有名者為之今周時望既去代之者胡森并主事楊麒王激三人皆輔臣之鄉里親戚也銓選要地盡用私人升黜予奪惟其所欲每要職有缺外人竊議謂必江西人與浙人得之既而果然久之亦習慣不以為怪矣先因霍韜建言已議

准京堂及外官有缺各部屬相兼推用自夢在部如戴  
時宗姜清以郎中徑陞少卿丁汝夔以員外郎徑陞副  
使蕭瑋以主事徑陞僉事他部亦有此比乎故違明旨  
用市私恩不但不畏人言亦不畏陛下矣官爵者以待  
天下賢材徧徇至此豈不可為痛憤夢典選僅逾年所  
為姦弊不可勝計引用鄉曲故舊如原任工部尚書今  
致仕劉麟其中表之親也偏躁自用狂譎不情外示矯  
激以要流俗之名內為交關以滿姦雄之橐雖已罷官

猶為漏網禮部侍郎嚴嵩其子之師也始典成均因撥  
歷而甚招物議尋遷卿貳遂感恩而益固私交僉都御  
史李如圭由按察使一轉而徑入內臺依阿有迹南京  
太僕少卿夏尚朴由知府朞月而遂亞卿寺情狀可窺  
禮部員外郎張敬通律歷而假以結知懷金錢而為人  
請託御史戴金承望風旨論劾大臣公為諛辭形諸奏  
牘甘心鷹犬之流大壞憲臣之體此皆夢之死黨相與  
比周為姦者其他如禮部尚書李時柔和善逢狡猾多



智布腹心於羣邪始進之日固黨援於二凶當路之時  
南京禮部侍郎黃綰曲學阿世虛談眩人由異路而躡  
取清華負乘可恥倚官勢以虐害鄉里奏訐屢聞右諭  
德彭澤因罷黜而黃緣改秩致金壺夜饋之謠懷汲引  
而依託權門玷玉堂清貴之選此皆陰厚於璫而陽附  
於萼者諂佞之輩相師成風人心士習壞敗極矣萼等  
威勢既大黨與又多天下畏之重足屏息前此莫敢公  
言其非者天啓宸衷覺悟其姦彼自知罪大惡極無地

可容強顏班行希望恩貸不亟去之臣恐凶人之性不移怙終之惡益甚目前決無寧靜之日將來必為社稷之憂伏望皇上下奮乾剛將璫萼等速加誅竄以謝天下仍將其心腹如周時望李夢鶴桂林吳從周等拏送法司明正其罪及諸阿諛倖進之徒重加懲治以為人臣附下罔上之戒庶幾公道昭明人心痛快天變可消民怨可弭賢材之進用有階海宇之清平可望足以副皇上惓惓圖治之盛心矣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乞致仕疏

臣年四十歲原籍直隸蘇州府長洲縣人由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工科給事中降貴州都勻府都鎮驛驛丞陞前職自幼得患目疾見風流淚近因喪妻哭泣過多雙目赤腫疼痛比蒙聖恩授臣前職勉強扶病到任不能僉押文案已於嘉靖十一年九等月節經移關本縣具申合干上司告乞致仕間一向調治未得痊可逮今日加昏眊全不見物又因久服寒涼之藥致傷脾胃

見患泄瀉嘔吐飲食不進十分沈危隨據本縣撥到醫生曠世標前來看視得脈息微弱氣血俱虛及兩目瞳神散亂神水漸枯急難療治等因伏念臣本草茅賤士章句庸流荷蒙皇上天地生成之仁使臣得齒列衣冠濫司民社正欲策勵駑鈍以圖仰答萬一此臣之志也亦臣之分也但臣罪釁所鍾鬼神降罰致有斯疾已成廢人况臣有母胡氏見年七十三歲在家老病侵尋不離牀蓐臣妻已亡所生子女俱幼不能隨任零丁孤苦

觸目傷心臣若遂死于官必至舉家失所以此日夜憂  
惶進退維谷若不仰訴於君父更將倚賴於何人用敢  
披瀝哀誠冒干恩造查得大明會典內一款自告願退  
官員不分年歲俱令致仕伏望皇上憫臣病廢之苦察  
臣迫切之情乞勅吏部查照前例准臣致仕使臣得生  
還故鄉沒葬先隴臣死之日猶生之年不勝感戴天恩  
之至為此具本專令義男某親齋謹具奏聞

陸子餘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陸子餘集卷六

明 陸粲 撰

奉外舅盛公書

得邸報知有陝西左轄之命雖官階所進不能以寸而  
事權之專體統之重乃迥然不同矣顧士大夫之望猶  
若未滿以為循資敘進非所以待公耳然居今之世拙  
宦而難進者正未必不佳也至乃謂公宜稍易素守濟  
之以通則粲竊惑之夫為是說者非以禍福為心乎而

禍福實非人所能與力者聞之昔人杜征南在襄陽數  
餉遺洛中貴要語人曰吾憂其為害耳非求益也至辛  
佐治乃不肯諂孫劉曰不過使吾不為三公耳此二言  
皆非也征南陋矣佐治之言亦未為有見者為公與否  
此身中自有定分孫劉何為者哉先正楊文懿公在館  
閣最晚達貴近或遣人風意公謝曰我嫠婦也守節三  
十年矣肯白首改節耶由今視之此言殆為公設乎每  
以語人首肯而心不然者多矣近欲作數百言奉賀中



亦略道此意會病弗果然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云者欲達斯義耳漸熟惟保練以膺大用不宣

奉太常錢先生書

達教踰年不識尊候何似目肯得復豁然否比聞抗疏論列皆人所難言者世之軒眉高視自詭豪傑其中大抵恇怯無能而癯然寒素如不勝衣者所為正爾落落此未易為流俗言也方當寧虛懷延納之日草茅疎賤欲攄忠益而無翼奮飛適不得吐者何限先生此舉豈

獨使寒蟬之徒愧死而已江西事辭染獻吉朝廷何以處之昔人論孔北海謂當時復有魯國一男子慨然爭之公庶幾不死今日亦有若人焉矣乎吳田向者頻厄於水今歲乃復憂旱豈往復相勝微獨人事雖天道亦固然耶勿遽不備

與李仁甫書

自丁亥歲暮言別迄今三載不復聞問縣縣之懷知彼此同之也僕以疎戇獲戾清朝期月之間再下制獄猶

蒙異恩得全要領雖沈淪異域固沒齒之幸矣惟昔與  
兄輩周旋玉署行則聯袂止則同席以為燕燕之樂當  
終始相保而不幾時雲散四方邈焉隔絕俛仰今昔傷  
如之何比得子潛書知子忱物故敷言勒停景仁削籍  
同館之厄并於一朝念之未嘗不涕泗交頤也僕仲夏  
始達貶所地極荒惡而傳亭久廢鞠為丘墟因僑寄此  
城賴上官不以職事見訶飲食之餘慚悚而已兄卑棲  
遠邑旋遭大故歲月徂邁行復即吉計非久趨朝道當

出此斯亦天假之良晤矣輒投空牘以當要言未奉德  
音努力自愛

與聶文蔚太守書

兩月來不接玄度伏計道履康勝為慰粲自吉水回縣  
病痔病泄宛轉甚苦歸心益切而未敢申乞者以近日  
之事嫌有忿懟不平之意耳然野心如麋鹿雖在闌檻  
而神已馳於豐草長林間矣昨廉夫傳道尊意謂粲不  
宜遽有此念斯言是也第區區不得已之情在公容有

未悉者不敢不一陳之繁多病早衰不任繁劇居此一  
歲百務叢脞耳目心思之所弗及為民病者多矣宜去  
賦性迂疎於世故人情全不通曉遇事任性而行無復  
還忌若此不已將重得罪於人宜去母年七十有三而  
失明妻死三載喪尚在淺土弱子幼女乳然無依凡此  
皆須身自料理者又宜亟去負三宜去而不果於去遲  
回至今雖得去亦既晚矣而公猶謂其早邪然此意亦  
未嘗敢為不相知者道喋喋至此恃高明之能見信耳

近得家報吳中事多如昨惟王履吉以四月終下世恐  
所欲知故敢附聞餘不備

與華修撰子潛論修史書

得手書知奉明詔將重修宋元二史甚盛舉也竊也聞  
之君子曰班固死天下不復有良史矣魏晉而下古意  
寢微然其辭之鄙近猥冗則莫有甚於宋元之為史者  
夫自孔子修春秋猶援据百二十國寶書馬遷為史記  
既紬金匱石室之祕又旁采羣籍以就之故凡有事於

史不先汎觀博取而能成一家言者未之有也今二代之史乃獨據其當時所謂實錄者云爾而實錄所據又不過諸家行狀碑誌之屬行狀碑誌之辭能盡善乎是非善惡能盡公乎乃至全篇載入不復刊削

如元史趙孟頫傳曾

祖某宋某官國朝贈某官祖某贈某官父某贈某官直當時誌文中語耳此類頗多姑舉其一又不問

其人何如凡階級稍崇者輒為立傳其間直敘官職遷轉而事蹟寂寥如一由狀然故其書卷帙雖數倍於前史而文辭乃無一篇可與陳壽以下諸人爭衡非但筆

力不逮亦以紀載過繁難於檢括故也其他紕繆又不暇悉數今必痛掃去之自立機軸先廣開獻書之路求諸野史小說雜傳記詳覈其異同之故準司馬公通鑑考異例為一書使統體既定然後下筆大抵以正史訂雜書之繆以雜書裨正史之闕凡其人之碌碌不足傳者事之瑣屑者奏疏之冗長而空言無實者皆略去之期於繁簡適中是非不謬而已若祇用舊本竄易首尾姑以了事竊恐後之議今猶今之議昔曾不若姑仍其



舊之為愈耳然二書體大自非在上者優假歲月無求速成而諸君子當事者能任為己責不肯虛過日時則未易為矣至其文體且當以平正通達為主不必如今之為古文者務為艱深詭異之辭反使事蹟鬱而弗明此最大忌也當聖明在上垂情述作諸君子遭不世之奇會豈徒受大官酒食藉此為陞轉之計苟且塞責而已哉兄何不與文升輩二三同志以此意昌言於朝使二史之成追蹤班馬為千載之一快也時難得而易失

竊重為諸君子願之繁病廢之餘棲伏林壑弗與世事  
默默久矣偶感觸輒為知己者一道惟弗以為迂而俯  
聽之且無使不相悅者知斯言之出於我而重得罪焉  
幸甚

與岳厚夫書

自己丑臨清之別闊焉不聞問者殆將十年歸田以來  
益與世睽隔海內故人如吾兄輩不獲一握手恨恨如  
何遙聞守官曲沃猶慷慨疏論邊事大夫經世之志不

以崇庠改易正復爾耳僕鄙人也自惟迂疎之資不適  
世用甘守一壑無復他望近者不幸為匪人所薦深用  
愧憤追惟往日與兄冒死進言幸而聖心頓悟國論稍  
回此正世道開泰之會而斯人者忍倡邪說以壞之使  
儉邪更進重為善類之禍其罪上通於天矣雖其後來  
或一二能立異同然不過怙寵爭進之私寧有忠信廉  
潔之實乎藉令萬有一亦所謂舍簞食豆羹之義耳何  
足道哉世之君子以其小者信其大者更稱為賢僕嘗

惡聞若說乃今復欲以腥臊之餘污辱貞士如僕死即死耳肯以是區區者易吾初心邪每中夜耿耿思一吐露於同志頃嘗以告華兄不知能達諸左右否也巡按徐侍御過訪傳道吾兄寄聲深感不忘久要之誼因便聊布所懷屬有先弟之喪哀苦中言不宣盡

答鄧文度省元簡

前歲暫接清論獲遂廿年傾仰之懷良以自慰病冗久闕上記承枉手教讀之知以縣志事橫被怨疾良為公

憤歎夫直道之不諧於俗久矣非獨行已然也至語言  
文字為甚昔人謂孔氏修春秋微辭以避患難太史遷  
亦云刺譏褒諱抑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僕始疑之  
以為不然乃今知其有意耳是故賢如昌黎公作永貞  
實錄猶為人指摘卒竄定無完篇况風俗靡薄如今日  
哉公之得此殆不足恠傳云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惟  
公以靜勝之公論久當自明若稍復周章祗增多口為  
俗子嗤耳使者告歸甚急屬有賓客之事志書尚未能

展讀暇日將卒業而請益焉自惟卑賤言弗足信儻遇相知者敢不為公一伸眉論之諸留續布不盡

與楊用修太史書

桀自羈貫時誦公文章已深嚮往及壯登仕與令弟用德為同年又同入館每從詢公動定之詳以不獲侍教為恨其後自諫省謫都勻間於一二士友家觀公手書滇中諸作良用歎服歸田以來始得轉注古音略讀之為不忍去手竊謂此義自漢迄今學者皆尊信許氏之

說莫覺其非雖趙撫謙嘗言之而未盡惟公卓然有見於千載之下獨持偉論成此鉅編其曰中夾滌之膏肓而起叔仲之廢疾者雖自謂可也甚盛甚盛第其間猶頗有可疑者粲也過不自量嘗欲書之以請質焉顧先達如公以命世豪傑之才而濟以精詣博洽之學論議所及前無古人其著述豈晚末所當置喙是以遲回未敢遽出其說既而思之此書關係至大苟纖微不盡便成千載之憾所謂不欲以疑網墮來哲固公之盛心也

不勝愛莫助之之願用敢忘其固陋而卒陳之惟公察  
焉夫此書既為轉注而作則當依許氏說文之例以字  
之偏傍為主凡其轉聲皆疏於本字之下庶幾綱舉目  
張一覽可盡迺今置偏傍而用韻則有難言者矣蓋一  
字而每韻皆見則不勝其煩獨於一處說之又未能曲  
暢如後語所稱再轉三轉以至八九轉者今此書能盡  
之乎令後來者討尋而莫得其源流恐不免有遺議矣  
此愚之不能無疑者一也謂傍音叶音皆轉注之極此



至論也傍音姑弗論若叶音則吳棫韻補具矣其有謠  
繆闕遺不妨拈出或附見於後如古音餘之比可也今  
摘取其一二以彚入諸韻則未知其義為轉注乎為叶  
音乎其他不錄者豈盡無足采乎去取之間當必有意  
此愚之不能無疑者二也古文奇字如東韻之難支韻  
之黠虞韻之品因者諸篇中往往見之此等蓋不勝紀  
載誠欲扶微廣異自可蒐輯別為一書而以雜之轉注  
之列則恐非其倫類也與序文所謂匪徒逞博禁累卷

帙者其指得無少異乎此愚之不能無疑者三也其他  
援證字義或千慮一失尚有可商確者間亦隨文箋注  
別錄以備省覽敬託時川公為之先容然粲猶竊愧懼  
不敢自安深惟著述之功創始者難而求備之論後出  
者易矧以粲之謏薄寡聞而輒議及此誠亦僭妄之極  
矣所敢自同季緒以犯公家德祖璫璫之譏亦恃公曠  
度高識不翅能為丁敬禮也如或恕其狂愚貶示可否  
使積年之疑一旦冰釋則鄙人之幸大矣非所敢望也

惟公實重圖之滇載記方謀校刻俟完即寓上舍甥姚某之官重慶便冒昧布此臨書悚側不知所云

答天水胡公書

去秋費兵部民獻北上粲嘗有狀附上管記手書嘉貺頻歲洊及領之竊深慙感伏承委撰樂府序文顧粲之鄙劣何敢當此屬有先伯父郎中公之喪方寸不寧容稍定為之不敢負也附錄一卷自一字曲以下似尚有可說此諸篇寘之他集自不害為佳作將以尾樂府之

後則未稱耳柳河東有言以淮濟之清有玷焉若秋毫固不為病然萬一離婁子眇然睨之不若無者之快也辱公知愛之深敢僭論及此死罪死罪華泉公集編次尤不滿人意平生所見此公好詩多不在而所錄乃有甚不逮者如送周子庚使遼左一篇出使比蕭何之句此今之粗知詩與能讀漢書者所不道殆必非公作也辛巳書事七首乃王履吉之作亦混入其中恐更須一校勘何如違遠無由侍教臨楮不勝依依

答黃材伯侍讀簡

辱手教云方輯翰林志如粲晚學寡聞無能為役獨有  
仰贊速成異得快觀而已然竊有欲言於公者武功徐  
公一代人豪也其生平建立具有本末近時挾私造謗  
者以于王之死歸罪此翁吠聲之徒不察從而附和輒  
加醜詆粲每見前輩如守谿南濠衡山諸公論及常為  
憤惋不平竊欲作一書為翁辨誣自惟文筆短陋人品  
凡劣雖言無以取信用是因循未果今於公寔深有望

焉所願於傳中一為伸雪令翁有知不復抱恨千載則此志真不徒作矣他書未暇悉考獨李文達公古穰雜錄所記最為明據蓋文達與武功極不相能其書中亦多所詆訾獨記于王之死無片辭及之可見公論有不容泯者鄉使信如或者所言文達肯為之隱哉今錄一通以往即此亦足以破羣妄矣惟公留意委訪諸籍僅得數種緘上近見四明黃南山溥集有袁尚寶行狀頗及革除時事輒錄以備采擇所諭王玘者考敝郡志科

第表乃嘉定縣人字德瑜永樂甲申首科進士官監察御史江西僉事志中不為立傳未知其人如何當更詢之彼縣人耳繁近作左傳附注史記通義皆粗有次第恨證據未廣別具書目凡公所有者敢丐借錄千萬勿冗不備

答王濟美提學簡

久不奉德音良切企慕伏承不遺鄙劣特貶手書以性對一篇示教粲昔者嘗謂古今論性惟孔子數語盡之

聖人之言平實切當自是如此先儒以相近者為氣質之性至於下愚不移乃用自暴自棄者當之似皆未然竊欲以此意見之論述而未能也乃今得公此篇明白詳盡凡愚心之所欲言者皆具始知豪傑之見已先於我矣輒用歛衽興歎而坐病冗久稽布復罪甚他所擬請質者尚多何時得侍坐以畢此願也頃聞北兵以數百騎入蹂內地京師為之戒嚴今既使得氣去矣將來有深可慮者吾儕雖藿食能無嫠婦之憂乎隆冬冀為



斯文善自將護不悉

與呂侍御信卿書

舟中獲奉燕談從容竟夜返舍旬日重拜大貺之辱伏  
惟明公體方雅淵懿之德居整裁人物之地而情存沖  
挹勞謙下士小人凡劣猥受眷知屬頻年亢旱公憂念  
民物為之貶食絕甘疇咨方略而繁秉性顓愚闇於世  
務雖數承訪逮曾不能少攄志慮輔益尊明內愧而已  
比日炎暎滋甚禾稼焦卷疲農餓夫束手待盡今欲興

發則官無見儲獨有平糶勸分是其次策若任屬良吏  
擘畫有方亦當不至苛擾而所司惘疑顧望卒莫舉行  
無乃自愛過於愛民恤富人之怨甚於憂貧弱之死乎  
當此之時百姓嗷嗷待公舉火聞諸道路謂已奏假京  
儲以充賑貸且請蠲除常賦此當由仁明獨斷非齷齪  
守文之吏所能仰贊也或者謂公前此已嘗抗章得請  
今再舉懼瀆且慮版曹之議或有異同將不免譴卻斯  
又不然夫論事顧其當否耳寧當逆計成敗以為作輟

哉竊觀明詔以災害荐臻元元饑敝勅在所賑贍距今未兩月也惡有聖情懇惻若此而主計之臣顧弗將順者乎東南國脈所存自頃求魚竭澤不為長慮今凋瘵極矣復不少存卹之粹有獸窮思攫變生意表計其所喪視所蠲發奚翅什伯而已公能以此意精為天子大臣言之庶幾開許令曠蕩之澤霈然下流溝壑殘民一朝更活其功德豈有量哉惟公實重圖之承諭以粢嘗窺弄文墨將使効薄技以佐燕閒之娛伏自惟念蕪鄙

之辭不足塵累省覽是以逡巡未敢薦其敝帚而邑大夫趙君重致尊指不能卒辭輒編寫舊所著文及在省中時奏草一二用獻諸左右未發之間慚懔彌日前所上先姊傳文儻不終棄斥一惠咳唾令區區者得依託鉅麗以傳無窮祭之願也非所敢望也干冒尊嚴無任悚悸不宣

與羅狀元達夫簡

祭往歲赴官永新於舟次獲遂瞻承忽忽且二十年矣

公道德聞望為海內學士所宗仰自少有知識者猶願承緒論而桀傭惰因循不及時以竿牘自通於左右獨嚮往之志則未之敢忘也自惟資性闇劣心氣麤浮雖窺竊陳編微有管穴之見然望道遠竟亦自崖而反又弗能親就高賢與相切礪乃今白首無成恒自傷悼恐一旦溘然便同糞壤蓋仲尼恥五十無聞屈子亦悲老至而修名不立桀每念及此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頃復遭先母棄背銜哀苦土苟存視息屬石磐公令子

行因輒寓狀少布區區左氏春秋鐫兩冊附上用備覆  
覷他所欲求正者且有待焉儻執事能貶示教言一二  
則又望外之幸矣愴悵不次

與永豐聶公簡

睽遠道範積有歲年冗惰因仍久缺上記遙聞我公橫  
遭誣搆逮繫請室使草野之人竊懷憤憤然不幾時則  
彼之怙勢忌賢者其氣燄如石火電光倏焉消滅而我  
公貞心諒節乃益用章顯榮嘗竊為人言雙江公猶鏡

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耳伏承事白南還過吳祭以所  
居僻左浹旬乃聞則尊舟既遠矣懊惋無及二三友人  
復傳道公惓惓垂問之意益重慚感祭積惡招殃延逮  
先母於去冬奄忽謝世祭亦遘危疾雖不即死然為天  
壤間罪人直戴面強行而已石磐師乃子歸輒附承起  
居左氏春秋鑄兩冊併寫上改教苦伏荒迷言不倫次  
與王道思參政簡

不共談對十餘年矣兄高蹈海濱韜養冲邃文章行業

當世所共尊仰甚盛甚盛槩性資猥下方少壯時其志所欲為者無窮而窳懶玩愒弗自彊勉今顛毛種種百無一成雖耽悅文史未渝故習然精力已大耗減每展卷有得亦復欣然會意不數日旋即遺忘或操弄鉛槧有所述作他時更取讀之乃如啖木酪了無適口之味田光有言驥之老也駑馬先之況本非驥乎固知古人惜盛年之難再圖美業之蚤成良有以也交游中如永之文升皆少槩八歲已奄忽化為異物槩之衰劣能久



存耶去冬不幸先母棄背方忍死勉襄大事今春已遣  
嫁妾侍以家務委之兒息後此儻未即填溝壑當卜築  
先壟之旁不復與人世相聞矣近從子潛兄讀泉學筭  
江二記得窺高蘊知瑰瑋之作尚多令鄙人時復與觀  
焉斯所深願也左氏春秋鐫繁謫都勻時著與舊文數  
首俱往求教淺易直率之言視大方家詎可同日語寔  
藉以要瓊玖之報耳子元兄行布此別楮所求尤冀留  
意幸甚

與尹崇基太史簡

里人張醫士歸自京師獲拜手書及香帛之賜不勝哀  
感頃欽子辰工部傳道兄相念至情世務方殷非豪傑  
之才孰與匡拯區區衰朽昏塞兀若櫟株假令得乘一  
障亦無以效其尺寸矣兄知我者何復云云聞雙江輩  
數君子相繼召用甚慰然粲嘗聞龔遂之治渤海也言  
於朝曰請丞相御史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  
虞詡為朝歌亦告其郡將曰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

令有所拘闕而已今之用人者能若此庶幾諸公有展布之地不然吾懼其難為也野人間肉食之憂大非所宜獨私於兄發此無令不相知者聞之恐重增口語耳病濕足胕痠痛枕間蟲沒作啓不次

與蕭太守國材論家禮纂要書

承批示家禮纂要已隨條改正有可商榷者數處具列請教如左

一昏禮親迎原註云近則迎於其家遠則迎於中途來

教云中途無儀節欲補之

右考伊川止云遠則迎於其館無中途之文朱子亦云令妻家就近設一處或出至一處就彼往迎歸行禮觀此則既有所館其儀節自當與在家同矣若女家當告祠堂則主人前期告而後以女行至館則不必再告矣如何惟醮女之禮未知當行於家或行於館請裁之

一卒哭之祔來教云考祔殷禮既練周禮卒哭孔子善

殷而朱子從周從周者以類也程伊川有言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二年却都無事了且禮卒哭猶存朝夕哭若既祔則無主在寢哭於何所張橫渠亦云喪須三年後祫祭於廟遂奉祧主歸夾室遷主新主皆歸廟此程張二儒皆不從卒哭而祔也文公亦嘗謂橫渠此言似得禮意故於家禮告祔於卒哭而祔廟於大祥蓋兩從焉雖然禮順人情因時損益若卒哭告祔至大祥方祔廟則相去將二年而絡繹成兩祔非人情矣不

如直以大祥之明日祔廟若為宗子則改主遷主祔主同日行之亦因時損益人情簡便

右考家禮卒哭而祔其末云祝奉主各還故處註云納亡者神主匣之反于靈座楊氏復亦曰司馬禮家禮並是既祔之後主復于寢觀此則雖告祔而神主猶未入祠堂待三年之喪畢而後遷正來教所謂告祔于卒哭而祔廟於大祥蓋兩從焉者也又按禮記檀弓註藍田呂氏曰主人未除喪主未遷於新廟故

以其主祔藏於祖廟有祭即而祭之既除喪而後主遷於新廟愚意古者一世自為一廟則此禮可行今之祠堂四代之主皆在一處則所謂有祭即而祭之者窒礙而難行矣此朱子所以雖從卒哭之祔而必反主於寢也來教兩祔之疑愚意亦同况卒哭之祔祝文既云適于祖考某官躋祔某官則是已告祖考以當祔亡者之主矣然其主乃不入祠堂而復反于寢祝文之意無乃虛乎此其失又不但兩祔之非人

情也竊謂有程張之說可據則如來教大祥而遷祔之議似亦無悖於禮但家禮大祥前期一日告遷于祠堂改題神主厥明行事畢祝奉神主入于祠堂所謂厥明者即祥祭之本日也今來教欲用祥之明日而改主遷祔同日行之未知何據更詳之

一家禮大祥註問子為母大祥及禫夫已無服其祭當如何朱子曰今禮几筵必三年而除則小祥大祥之祭皆夫主之小祥之後夫即除服大祥之祭夫亦須素服



今按此說是矣但謂几筵必三年而除施之妻喪則恐未安蓋小祥之後夫既除服則几筵亦當徹矣雖子之服未除然以父為主故也請裁之

一土地之祭

今按時制有里社土穀之祭所當遵行則土地之祭似為重複雖朱子大全集有之而於古禮無據恐當刪去若鄉厲之祭則是時制亦當存之俱請裁定

一呂氏鄉約禮俗相交尊幼輩行造請拜揖請召送迎

之禮

右鄉約內雖已舉其大綱而儀節未備愚欲刪節其禮附於四禮之後謂之居鄉雜儀或謂之相見禮如何

一六禮纂要有鄉飲禮

今按會典各里長人戶亦行鄉飲禮恐當依式增入如何

與太宰羅公論困知記書

去歲臘月間永新王主簿朝覲過蘓以公所寄教劄及  
困知記呈伏承下問以記中所未安者此豈未學淺見  
所敢妄議前此亦嘗反覆潛玩覺得辭義皆平實無疵  
間有一二俱非大節目所繫謹逐章開具如左以效愚  
慮之萬一以仰答我公之盛心狂僭之罪自知莫追無  
任悚惕伏望一一詳加鑄諭以祛愚惑幸甚  
凡言心者皆是已發一章

朱子中庸序中道心為主人心聽命之語愚嘗疑人

心一也若有一心為主又有一心聽命似有兩心也  
近見陽明先生答徐曰仁蓋先得之矣公與劉貳守  
書中亦用此語何邪竊忘其狂僭欲更之云必使道  
心常存而人心之發每不失其正焉如此較穩不知  
是否

能者養以之福一章

今漢書律歷志引此語正作養以之福顏師古註之  
往也往就福也孔穎達左傳正義亦云往適於福也

蓋古本自如此然今本養之以福猶曰養之以致福  
爾於義亦通但杜預註此云養威儀以致福則恐非  
是竊謂養是養所受之中蓋敬慎於動作威儀之間  
乃所以養此中耳

通書四十章義精詞確一章

通書之言固為精確但朱子謂其皆所以發明太極  
之蘊則恐未必然而愚之尤不能無疑者愛曰仁以  
下數語也如韓子原道言博愛之謂仁朱子譏之以

為語用而遺體今周子指愛為仁何以異此朱子之  
解獨謂有是五者之用而因以名其體斯言也其亦  
善於回護矣無乃未足以服韓子之心乎中也者和  
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此語亦可疑不然則和也  
之上當有關文

天道之變盡於春夏秋冬一章

此章似乎回護邵子然邵子之說愚實疑之其書每  
以皇帝王伯道德功力並論是惡可並也以春夏秋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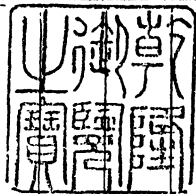
冬配易書詩春秋然儀禮周禮皆經也獨無所配邪  
生生長收藏藏皇皇帝帝王王伯伯等語殆不  
成文理又如謂揚雄太玄見天地之心老子得易之  
體孟子得易之用此等語皆不純正至於元會運世  
之說尤大可疑信如其說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之後  
歷一萬餘年而人物始生以至伏羲神農未生之前  
凡歷三四萬年而後聖人出此三四萬年之間無衣  
裳宮室無禮樂政教不知何以過日生人之類有不

殄滅者乎自書契以來至今纔三千餘年中間世道  
升降變遷已不知其幾乃至數萬年之久皆為洪荒  
之世有是理乎邵子之所謂數學者如此宜二程之  
不願受也愚為此言非欲詆訐先儒直有疑於心而  
不敢苟從耳

或問楊龜山易有太極一章

龜山所謂中恐是指未發之中言蓋寂然不動之中  
固太極之全體也若作中央之中看則恐未當漢儒





陸子餘集卷六

以皇極二字作大中解朱子深非之然則太極之極獨可作中字解乎此處恐當更著一語以補龜山未備之意如何

梁武帝問達磨一章

達磨宗杲皆禪學之高者故以造寺寫經為人天小果以看經念佛為愚人其意不過欲人學其所謂上一乘法在彼教中高處走耳恐非所謂人心天理不可得而泯滅者也此語似更宜斟酌